



离开武威，继续前进，天公作美，之前阴天云开雾散，露出湛蓝，阳光灿烂。虽是八月仲夏，但因地处1400米的海拔，依然凉爽。

从兰州到武威，再向张掖，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地势越加开阔平坦。张掖的绿色生态之美，继续颠覆我们对西部边塞自自古以来荒凉、苦寒的印象。

进入山丹，右手车窗可见一段残存土垣飞速掠过，连绵不绝，估计是古代城墙。一查资料，果然是汉代所修长城。

回望冷兵器时代，分析中国西北及整个北方地缘的战略形势：在兵家眼中，张掖北倚龙首、合黎，南望千年积雪的祁连山，占据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黑河从其中部穿过，西北接西域，北抵蒙古大漠，南通青藏高原，东连中原腹地，为中国西部之肘节。清顺治十四年所编《甘镇志》对张掖有这样一段描写：“环以祁连、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鲜卑之水；左人祖、右甘浚，如飞鸟之张翼；南祁连、北合黎，若熊虎之对踞，控制羌胡用武之地。”这段话既是对张掖山川形势的概括，也道出了张掖军事重地，兵家必争之战略地位。

张掖汉长城地处山丹县境内，汉代与明代所修筑的长城主线，均从此地经过。在千里河西走廊上，汉明长城蜿蜒向西，峰峰关城遍布高山隘口、河流岸边、大漠戈壁，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缺口关锁控金川，在张掖市山丹县老军乡之南的焉支山下，形如蜂腰，是扼守在“甘凉咽喉”上的锁钥。

张掖，古称甘州。最早属于雍州（平凉）之

域，春秋战国时，乌孙与月氏共居河西。其后，月氏逐乌孙而独居。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击败并赶走了月氏人，河西遂为匈奴右贤王的领地。西汉时期，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击败匈奴，浑邪、休屠二王率众归汉。公元前111年，河西走廊已被汉王朝牢牢掌控，长安与西域诸国沿丝绸之路，逐渐开始了贸易往来。汉武帝刘彻眺望这条战略通道的咽喉之处，豪情万丈地写下“张国臂掖，以通西域”。遂取其意，置张掖郡。

张掖七彩丹霞无疑是我们河西走廊之行目的地之一。从连霍高速下来，直接转入相接的双向六车专用公路——丹霞大道，不由赞叹当地做优旅游服务产业的大气。尽管到达预计的景区西入口的途中，尚有一段正在实施拓宽改造工程，却一路畅行无阻。

西门口购票，门票（含乘车）75元，同行朋友感慨，相比很多地方景区动辄门票上百，堪称业界良心价。

偌大的西门广场看似空旷无人，但进入大门，转过山弯，拾阶而上，方发现景区设计相对科学，导识明确、通道方便，虽游人如织，但流动井然有序。

站在七彩云海观景台，四周丹霞地貌自然奇观尽收眼底，在金色夕阳照耀下，视觉震撼。各色如水彩渲染的群岭交错辉映，沟壑纵横纷呈，或赤红似火、或白如沙丘、或彩带飘逸，伴随蓝天的衬托，犹如一幅幅以色彩为主题的印象派油画，紧紧揪住我们的视线。

徜徉于丹霞地貌，我仿佛置身于亿万年前

七彩张掖散记

文 / 蔚文波

的地壳运动中，眼前竟恍惚浮现出女娲补天时的巨古场景：地火突喷，熔岩奔流，气象万千，空中乱云飞渡。刹那间，暴雨倾盆，火苗熄灭，炽热的熔岩逐渐冷却凝固。云开雾散后，但见山岭丘陵如鬼斧神工，形态奇异，色彩斑斓。其形如天然盆景，或尖如椎刺天，或鼓如堡独立，或势如野兽奔跑。穿行于千奇百怪的沟壑之间，不由联想到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疑心奇峰暗岭处，会不会冷不丁窜出一伙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妖魔鬼怪，将我们劫掠而去。

地理学研究揭示，丹霞是指红色砂砾岩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的孤立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张掖丹霞地貌发育于距今200万年前的侏罗纪至第三纪，位于张掖市临泽、肃南县境内，面积达610多平方公里，仅次于中国最大的赤水丹霞。是中国发育最典型、地貌造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彩色丘陵色彩之缤纷、面积之大冠绝全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其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

“栈道依松开，危楼叠石连”“绝壁当千仞，危崖一线开”“飞鸟回翔不敢度”——丹霞地貌奇崛险峻，由于古代地域偏远，交通闭塞，不为众知，却不乏此类诗句来形容其险峻之美。

从丹霞景区返回入住张掖市甘州区，沿途随处又见大规模城市道路更新的场景。进入甘州新区，城市规划大气，街灯明亮，绿树成行，楼宇齐整，光洁崭新，主城街道均为双向六车道，同行者皆啧啧称赞张掖城市建设水平之高。

次日清晨，驱车告别甘州，天空通透瓦蓝，

没有一丝白云，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凉风习习。远方祁连山顶皑皑白雪的轮廓，将市区衬托得格外大气和美丽。驶入高速，沿线大片绿色的玉米、向日葵等农作物阡陌纵横，处处展示着张掖生态与城市的和谐之美。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打开地图可见，张掖南枕祁连山，北依合黎山、龙首山，黑河贯穿全境，形成了特有的荒漠绿洲景象。得益于其独特的生态文明优势，难怪张掖素有“桑麻之地”和“鱼米之乡”的美称，难怪张掖人可以自豪地宣告自己为“大西北的颜值担当”。

张掖市是国家1986年颁布的第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新亚欧大陆桥的要道，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里拥有亚洲最大的军马场，以及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2002年3月，国务院批复撤销张掖地区和县级张掖市，设立地级张掖市。

昔日丝路重镇，今朝旅游名城。资料显示，张掖辖4.7万平方公里，人口113万。2017年12月，张掖入围“2017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2018年，入围第一批通过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验收城市名单；同年4月，入选“2018畅游中国100城”；12月，张掖的最美丹霞、裕固风情游入选《魅力中国城》文化旅游魅力榜“年度魅力主题线路”。

挥手作别，我们由衷地相信七彩张掖明天的风采会更加美丽！

母亲——她不仅生育了我，更在儿时给予我深刻的思想烙印。经年累月，这烙印已成为融入我血脉和灵魂的生命基因，让我此后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能坚定执著、一往无前。

光阴荏苒，弹指几十年过去，我们姐弟三人早已各自成家工作。年过六旬的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勤劳节俭的习惯，坚持耕种庄稼，在老家照顾着性格执拗、退休在家的父亲。

记得多年前，母亲在地区医院做手术，输血一个多月也未曾唉声叹气。一向坚强的她，如今为何一时难以接受高血压的诊断？思来想去，大抵是受农村传统观念影响，对医疗科学认知有所偏差。过去农村嘲笑高血压、糖尿病是解放前地主老财得的“富贵病”，城里人过舒适日子生的“城里病”。母亲认为，一辈子勤劳的她怎么会、也不该得这样的病。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母亲从不愿给儿女增添一丝一毫负担。她常说：“你们虽然成家了，可买房子、供养孩子，城里生活处处都要花钱。你们节省点，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我能劳动，你爸有退休工资，你们别为我们操心！”想明白母亲为患上高血压而如此困惑的缘由，我内心深受感动，对母亲更加敬重。

我将此分析与父亲、姐姐沟通，达成一致后，听从医生建议，将母亲送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住下，由父亲照料，我们照常上班。那段时间，我和姐姐故意不给她打电话，也不去医院看她。一月后，母亲在主治医师和护士的开导下，尤其是同室病友的影响下，思想逐渐扭转，精神也振作起来。出院后，她每天坚持按时吃药，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

刚立秋，周末，父亲打来电话：“你妈这人还没歇一阵子嘞，心劲儿又起来了。她听说你侄子要上高中了，正是关键阶段，就动员我一块住到城里，帮你们弟弟家做做饭、分分担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携妻女赶回家探望。厨房里热气腾腾，母亲正有条不紊地准备早饭，看不出是刚住过院的人。不习惯早起的父亲还没起床。母亲一见面，便主动唠起进城的事：“文波，你们俩女儿上学，我和你爸忙着经管田里，没能去城里给你们帮上忙，我俩都说亏欠你们了。但你弟弟弟媳给人家打工，条件要差些。趁我和你爸还能动弹，能多帮点就多帮点。”

母亲语气平缓，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母亲去城里帮弟弟做家务并不轻松。然而，我除了内心又一次涌起感动之外，明白谁也无法劝阻她。或许我眼前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样，无论自己多么年迈、多么辛苦，心里永远牵挂的都是儿女。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深深的烙印。

公路保通赞歌

文／蔚文波

一
绵绵秋雨何时休？
山崩坡垮行路难。
以汛为令向险行，
抢险保通勇当先。

二
巨石拦截路黄昏，
铁臂破障彻夜忙。
鏖战天明车行畅，
泥裹裹身作奖章。

三
栉风沐雨巡路忙。
万家团圆我在岗。
敢伏洪魔保安畅，
公路铁军勇担当。

母亲的烙印

文 / 蔚文波



听说母亲感到一阵阵头晕脑胀，精力不济已有时日，她以为是普通受凉，起初并未在意。周末回老家团聚，我看出些端倪，便提议陪她去市中心医院检查。母亲却不以为然地淡淡一笑：“你们忙你们的，我的身体难道自己还不晓得？过两天就好了。”

次日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急促而慌乱：“我陪你妈到镇医院检查，确诊是高血压。医生说不要紧，常见病，好好调养就行。可她无法接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老说‘不得活了’，精神一下子垮了。你们周末回来劝劝吧。”放下电话，我脑海里一片茫然，心里隐隐灼痛——我难以相信，一直引以为豪的坚强母亲，竟会如此轻易被击倒。

我点燃一支烟，深吸两口，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指间烟雾缭绕，那些烙有母亲印记的过往，幻灯片似的浮现在眼前……

母亲只有初小文化，一辈子务农，却是我们全家的精神支柱。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我们姐弟三人从小到大，全靠母亲支撑家庭、遮风挡雨。从我记事起，一天到晚看到的，就是母亲忙里忙外、不知疲倦的身影。那时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相隔两岁的姐姐、我和弟弟正值孩提，母亲不但是主要劳力，要挣工分养家，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那时母亲三十岁左右，村里人提起她，都颇为尊重、称赞有加，乡里乡亲亲切地唤她“铁人”。她担任生产队妇女队长期间，为人公道正派，带头吃苦耐劳，且乐于助人。

记不清有多少次黄昏，尤其是夏秋收割农忙时节，爷爷奶奶禁不住我和弟弟的央求，带我们去生产队大院的场上找妈妈。那里车来人往，粮食堆积成山，一派繁忙景象。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我很难找到母亲，只知道她是最忙的那一个。偶尔见到她的身影，闪过来摸一下我们的头，匆匆叮咛一句：“这里灰大呛人，快跟爷爷奶奶回去，妈妈今晚忙完才能回。”说罢，又飞快地投入劳动的人群中去了。

一种幸事呢？人生亦如行舟，有相逢也有遗憾，而最终所有遗憾会随江水远去，轻舟已过万重山。

抵达葛洲坝，游轮缓缓驶入三号闸门，船只随水位渐渐下降，短短五分钟，二十五米的落差悄然度过，别有一番趣味。

次日清晨，我来到三峡竹海景区。虽是冬日，一入山门，我便被翠竹所吸引。乘观光车行于山道，风过处，竹林簌簌作响。走上鸿运天桥，水汽氤氲，只见三叠瀑布飞流直下。沿石阶上行至天水峡，终于看见导游曾说过的五叠飞瀑自天边直泻谷底。站在桥上俯瞰竹海，我忍不住大声呼号，声音在山谷间回荡，绵绵不绝，家人笑称：“此乃‘两岸猿声啼不住’。”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回响。我幼时学过的文章，竟在多年后跨越山河，直击内心。大坝的宏伟，西陵峡的秀美，竹海的清幽，感念匠心之伟，得遇山水之秀，不虚此行。（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管理局沔阳拌合厂）

诗意人生



诗三首

文 / 李 军

在异乡

城里的春总是来得早些，
立春刚过，各色花就绚烂了，
只是，公园的花开的有些虚假。
满街挂满了红灯笼，
像老家柿树上的柿子，
亮着隐晦的忧伤。

无雪。有暗香袭来，
不只是梅的香气，
更多的是家乡的味道。

在异乡，思念就是毒药，
于是，夜夜难眠。
于是，饮鸩止渴，
于是，滥觞汨汨。

回故乡

故乡的春还是真实一些，
院角的那支梅，散着芳香，
路边的迎春花，默默开放，
柳枝上的嫩芽，熠熠闪光，
远山的那抹绿，氤氲着希望，
田野里蹦跳的孩童，笑声欢畅。

跋山涉水，风尘仆仆，
一头扑进故乡的怀抱，
便找到了根须找到了灵魂。

回故乡，炊烟就是解药，
于是，痛饮三杯，
于是，不药而愈，
于是，心花怒放。

去远方

节后还需上路，
天晴正好出发，
任山水在身后变淡。

一颗梦想的种子，
在远方，
终究还是要漂泊还是要流浪。

于是，将生命的过往写在故乡的山上，
将逝去的时光留存故乡的水中，
将根须，灵魂在故乡埋葬。
然后，将生命燃烧，
看烈焰升腾。

（作者供职于商南公路段）

塬上的坐标

文 / 柳 元

在陕北的沟壑与梁峁之间
高速路，像银色的绸带
绕开黄土，牵起村落与城郭
我们是塬上的坐标
站在风里，站在暖冬的光里
站在每一个需要守护的晨昏

工装是我们的铠甲
橙色的，藏着赤热的心跳
晨曦里，扫去路面的霜尘
暮色中，巡线的车灯划破苍茫
收费亭的窗，映着不变的微笑
一句平安，逃出陕北的热忱
服务区的茶摊，暖了奔波的行囊
应急的脚步，追着每一个突发的状况

我们不谈奉献
只把职责，揉进日复一日的寻常
寒来暑往，忽略星月轮转
昼巡夜守，不问归途长短
黄土沾过肩头，风沙掠过脸庞
可掌心的温度，始终托着出行的盼望

在这条延伸向远方的路上
我们是微光，是基石，是沉默的担当
以路为家，以民为向
把平凡的坚守
熬成塬上最坚定的模样
让每一次奔赴，都有平安相伴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温暖守望

（作者供职于神府分公司）

絮语轻谈

三峡行记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怀揣着年少时语文课本中三峡描述的向往，今年元旦，我随旅行团前往湖北宜昌，游览长江三峡。大巴车自山阳漫川关驶入湖北，车经过隧道，一头的枯黄转为另一头的青绿。秦岭作为中国南北分水岭，在此具象起来。八小时车程，一路赏景，一路听歌，不知不觉中已到酒店。

早餐后乘车前往位于秭归县的三峡大坝，借助扶梯，我登上景区制高点坛子岭，将大坝全景尽收眼底。长江江面如平镜，倒映着重重远山，五级船闸中船只有序放行。行至185平台，“高峡出平湖”五个大字历历在目，抬眼望去，江水与坝顶齐平。大自然的神奇与人类的智慧在这里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

从大坝渡口登游轮，溯江而下，进入西陵峡。我直奔船头，看两岸青山连绵，江风拂面，不觉身临人间仙境。途中经过标志性景点“三峡人家”，我竟在船舱中入梦。起初难免遗憾，转念一想，能在仙境安睡，何尝不是